



醒客悦读

(thinker readings)

# 幸福之路

贝特兰·罗素通情达理集

Bertrand Russell

Bertrand Russell  
贝特兰·罗素 (1872—1970)，20世纪著名哲学家、数学家、散文作家和社会活动家。195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英] 罗素 著

傅雷 译

天津人民出版社

幸福之路  
贝特兰·罗素通情达理集

*Bertrand Russell*

[英] 罗素著

傅雷译

天津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幸福之路: 贝特兰·罗素通情达理集 / (英) 罗素著,  
傅雷译.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7. 6  
ISBN 978-7-201-05597-8

I. 幸… II. ①罗… ②傅… III. 罗素, B. (1872~1970)  
哲学思想 IV. B561.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96642 号



出品策划  
网 址 <http://www.xinhua bookstore.com>  
丛书主编 陈德中  
装帧设计 陆智昌  
制作统筹 楚尘文化

## 幸福之路: 贝特兰·罗素通情达理集

---

作 者 [英] 罗素  
译 者 傅 雷  
责任编辑 傅金霞 张作稳  
特约编辑 邹小娥 赵志明  
美术编辑 兰 馨  
插 图 谢 峰  
出 版 人 刘晓津  
出版发行 天津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康岳大厦 (300051)  
网 址 <http://www.tjrm.com.cn>  
邮 箱 [tjrmchbs@public.tpt.tj.cn](mailto:tjrmchbs@public.tpt.tj.cn)  
总 经 销 四川新华文轩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mm 1/32  
印 张 8.125  
字 数 113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1-05597-8  
定 价 19.80 元

---

## 醒客悦读文丛

1. 《培根论人生》[英] 培根 著
2. 《帕斯卡尔思想录》[法] 帕斯卡尔 著
3. 《疯狂的意义：尼采超人哲学集》[德] 尼采 著
4. 《误入世界：卡夫卡悖谬论集》[奥] 卡夫卡 著
5. 《他人就是地狱：萨特自由选择论集》[法] 萨特 著
6. 《西西弗的神话：加缪荒谬与反抗论集》[法] 加缪 著
7. 《以头撞墙：舍斯托夫无根基生活集》[俄] 舍斯托夫 著
8. 《穷人的美德：陀思妥耶夫斯基天才犯罪论集》[俄] 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9. 《幸福之路：贝特兰·罗素通情达理集》[英] 罗素 著
10. 《生活的智慧：安德烈·莫洛亚超凡入圣集》[法] 安德烈·莫洛亚 著
11. 《游戏规则：维特根斯坦神秘之物沉默集》[英] 维特根斯坦 著
12. 《入世修行：马克斯·韦伯脱魔世界理性集》[德] 马克斯·韦伯 著
13. 《悲喜人生：叔本华论说文集》[德] 叔本华 著
14. 《颤栗与不安：克尔凯郭尔个体偶在集》[丹麦] 克尔凯郭尔 著
15. 《蒙田随笔集》[法] 蒙田 著
16. 《马上沉思录》[古罗马] 马可·奥勒留 著
17. 《面包里的幸福人生》[古罗马] 塞涅卡 著
18. 《有节制的生活》[古罗马] 西塞罗 著



# 总序

周国平

本丛书是从西方自古及今人文经典著作中选择比较轻松易读的文本，按照主题分辑，按照作者分册，陆续出版的。这套丛书的宗旨是“经典文本，轻松阅读”，很合我读书的旨趣，我来说一说自己的理解。

读什么书，取决于为什么读。人之所以读书，无非有三种目的。一是为了实际的用途，例如因为职业的需要而读专业书籍，因为日常生活的需要而读实用知识；二是为了消遣，用读书来消磨时光，可供选择的有各种无用而有趣的读物；三是为了获得精神上的启迪和享受，如果是出于这个目的，我觉得读人文经典是最佳选择。

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那样一些著作，它们直接关注和思考人类精神生活的重大问题，因而是人文性质的。同时其影响得到了许多世代的公认，已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财富，因而又

是经典性质的。我们把这些著作称作人文经典。在人类精神探索的道路上，人文经典构成了一种伟大的传统，任何一个走在这条路上的人都无法忽视其存在。

认真地说，并不是随便读点什么都能够算是阅读的。譬如说，我不认为背功课或者读时尚杂志是阅读。真正的阅读必须有灵魂的参与，它是一个人的灵魂在一个借文字符号构筑的精神世界里的漫游，是在这漫游途中的自我发现和自我成长，因而是一种个人化的精神行为。什么样的书最适合于这样的精神漫游呢？当然是经典，只要我们翻开它们，便会发现里面藏着一个既独特又完美的精神世界。

一个人如果并无精神上的需要，读什么倒是无所谓的，否则就必须慎于选择。也许没有一个时代拥有像今天这么多的出版物，然而，很可能今天的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阅读得少。在这样的时代，一个人尤其必须懂得拒绝和排除，才能够进入真正的阅读。这是我主张坚决不读二三流乃至不入流读物的理由。

图书市场上有一件怪事，别的商品基本上是按质论价，唯有图书不是。同样厚薄的书，不管里面装的是垃圾还是金子，价钱都差不多。更怪的事情是，人们宁愿把可以买回金子的钱用来买垃圾。至于把宝贵的生命耗费在垃圾上还是金子上，其间的得失就完全不是钱可以衡量的了。

古往今来，书籍无数，没有人能够单凭一己之力从中筛

选出最好的作品来。幸亏我们有“时间”这位批评家，虽然它也未必绝对智慧和公正，但很可能是一切批评家中最智慧和最公正的一位，多么独立思考的读者也不妨听一听它的建议。所谓经典，就是“时间”这位批评家向我们提供的建议。

对经典也可以有不同的读法。一个学者可以把经典当作学术研究的对象，对某部经典或某位经典作家的全部著作下考证和诠释的工夫，从思想史、文化史、学科史的角度进行分析。这是学者的读法。但是，如果一部经典只有这一种读法，我就要怀疑它作为经典的资格。唯有今天仍然活着的经典才配叫作经典，它们不但属于历史，而且超越历史，仿佛有一个不死的灵魂在其中永存。正因为如此，在阅读它们时，不同时代的个人都可能感受到一种灵魂觉醒的惊喜。在这个意义上，经典属于每一个人。

作为普通人，我们如何读经典？我的经验是，不妨就把经典当作闲书来读。也就是说，阅读的心态和方式都应该是轻松的。千万不要端起做学问的架子，刻意求解。读不懂不要硬读，先读那些读得懂的、能够引起自己兴趣的著作和章节。这里有一个浸染和熏陶的过程，所谓人文修养就是这样熏染出来的。在不实用而有趣这一点上，读经典的确很像是一种消遣。事实上，许多心智活泼的人正是把这当作最好的消遣的。能否从阅读经典中感受到精神的极大愉悦，这差不多是对心智品质的一种检验。不过，也请记住，经典虽然属



于每一个人，但永远不属于大众。我的意思是说，读经典的轻松绝对不同于读大众时尚读物的那种轻松。每一个人只能作为有灵魂的个人，而不是作为无个性的大众，才能走到经典中去。如果有一天你也陶醉于阅读经典这种美妙的消遣，你就会发现，你已经距离一切大众娱乐性质的消遣多么遥远。

根据以上理解，我祝愿这套读本成为普通读者和人文经典之间的一座桥梁，使更多的人品尝到读经典的愉快，也使更多的人文大师成为普通读者的心灵朋友。

# 再版弁言

周国平

三年前，遵本丛书主编陈德中君之嘱，我为之写序。此后，丛书中的选目陆续出版，很受读者欢迎，我本人也喜欢。现在易名“醒客悦读”重新出版，陈君嘱我再写几句话。那么，我就画蛇添足，说一说对丛书新名称的理解罢。

把 Thinker Readings 译作“醒客悦读”，我觉得很有意思，音义两恰。听说最早把 Thinker 妙译为“醒客”的是我的朋友萧瀚，万圣书屋用作了咖啡座的名称。中国的屈原、希腊的赫拉克利特，都早已把思想者喻为醒着的人，而把不思想的人喻为昏睡或烂醉之徒。众人皆醉，唯我独醒，这诚然是很痛苦的。但是，醒客自有醒客的快乐，而其中的一项莫大快乐便是阅读。阅读经典，就是今天的醒客与历史上那些伟大的醒客对话。这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你并不孤

独，存在着一个醒客的世界，这个世界超越于历史的变迁和人间的喧哗而长存，把一切时代的思想者联结成一个整体。

如果你是一个醒客，我就祝愿你走进这个世界，与伟大的醒客们为伍，品尝与他们对话的快乐。

2007年4月2日

# 前言：世纪的智者

杨玉成

## 罗素的生平和著作

罗素，1872年5月18日生于英国辉格党贵族世家。其祖父约翰·罗素勋爵是维多利亚时代辉格党的一位著名的改革家，曾两度出任首相。其父亲安伯利·罗素子爵是一位激进的自由主义者，热心于社会改革，因为鼓吹节育而失去国会的议席。罗素4岁前就失去双亲，由祖母抚养。他的祖母在道德方面要求极严格，精神上无所畏惧，敢于蔑视习俗，曾以经文“勿随众人作恶”题赠给罗素，这句话成为罗素一生道德上的座右铭。

罗素的童年是孤独的。他的祖母没有让他上一般贵族子弟上的公学，而是让他在家里接受保姆和家庭教师的教育。罗素在青少年时期先后对数学、历史和文学感兴趣。11岁

时，他的哥哥教给他欧几里得几何学，从此数学成为他一生的爱好。他的叔叔零零碎碎地给他讲过一些科学知识。他很快发现科学和宗教是有矛盾的。他在祖父的书房里，阅读了大量历史和文学著作，这对他以后的著述有很大的影响。

1890年，罗素考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学习数学、哲学和经济学。他的数学老师怀特海非常赏识他的才能，介绍他与时任剑桥大学讲师的哲学家麦克塔戈和后来成为著名哲学家的穆尔相识。罗素于1893年首先获得数学学位，而后在第四学年转向哲学，并获得伦理科学学位。他对选择以哲学或经济学为职业犹豫不决，但最终选择了前者，撰写了一篇论述非欧几里得几何学的研究员资格论文，这篇成功的论文使他在三一学院获得为期六年的研究员职位。在剑桥大学任研究员时，他想知道自己在实验科学方面是否有才能，因此他安排一段时间在卡文迪许实验室工作，但他很快发现自己没有这方面的才能。当然，至少在1930年代早期之前，他努力跟踪新物理学的发展。

1894年，罗素不顾家人反对，与比他年长5岁的美国姑娘阿鲁丝·伯尔萨尔·史密斯结婚。婚后第二年，他和妻子一道去柏林，在那里研究政治学和经济学，仔细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与德国工人运动领袖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等来往，还参加工人的集会。罗素这些活动的成果，表现在1896年出版的《德国的社会民主》这本著作中。第二年，他

又出版了《论几何学的基础》，这是在他研究员资格论文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1898年罗素追随穆尔反叛黑格尔哲学，转向新实在论。1900年，《莱布尼茨哲学述评》出版，这是根据他于1899年在剑桥大学代替麦克塔戈所作的一系列演讲整理而成的。

1900年7月，罗素在巴黎的国际哲学会议上遇到意大利逻辑学家皮亚诺，在皮亚诺的数理逻辑系统中找到他多年来所寻求的“用于逻辑分析的工具”，从而使他在实现把数学还原为逻辑的技术可能性上打开了眼界。罗素对皮亚诺的技术进行改进，而后转到分析数学基本概念工作上。在几个月里，他处于智力上的巅峰状态，灵感有如泉涌，每天都有新的发现和新的收获。罗素于该年年底完成《数学的原理》(*The Principles of Mathematics*)的初稿，经过仔细修改于1903年出版，这部著作至今依然是数学基础研究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在这之后，罗素和怀特海合作撰写《数学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这是一项极其艰苦巨大的精神劳动。罗素主要负责哲学方面的内容，怀特海主要负责数学方面的内容。他们相互交换草稿，共同订正。其工作的巨大成果分为三大卷分别于1910、1912和1913年出版。这部巨著是20世纪科学的重大成果，被誉为是“人类心灵的最高成就之一”，为罗素赢得了学术上的崇高地位和荣誉。但据说世界

上真正读完这本书的人寥寥无几，甚至恐怕不会超过20人。

在撰写《数学原理》期间，罗素并没有忽视哲学的其他方面。他于1905年在《心灵》杂志上发表了《论指谓》这一名文，该文确实出之于他对逻辑的研究，并奠定了他著名的摹状词理论的基础。他于1911年发表的《亲知的知识和摹状的知识》首次阐明了这两种知识之间的重要区别。1912年，他在“家庭大学丛书”中出版了《哲学问题》一书，他对这本篇幅不大的著作感到满意，因为它包含他的许多基本哲学观点。1914年3月，罗素赴美国，在哈佛大学开课，为诺威尔讲座作系列讲演。他的讲演受到热烈欢迎，讲演稿以《我们关于外间世界的知识》为题于1914年8月出版。该书所采取的立场是彻底的经验主义立场，它把罗素置于洛克、贝克莱、休谟和穆勒的继承者的行列。

随着“一战”的爆发，罗素对哲学的兴趣减弱，而作为和平主义者投身到写作、演说和组织活动中去。1915年初，他写了一本反战的小册子《战争恐惧之源》，颇有影响。1916年，他出版了一本重要的政治著作《社会重建原则》，该书就婚姻、教育、教会等重大问题提出了与流行见解相左的看法，引起英国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自1914年英国参战到1917年底，他还一直为反战活动而奔波。他组织了“拒服兵役委员会”，并因一张传单而被法庭判为有罪，并因此被三一学院解职。1918年，他因撰写一篇反战文章而被判

刑入狱，他在狱中完成《数理哲学导论》，并开始撰写《心的分析》。自1916年后，罗素只有相对短期的大学职业，主要依赖写作谋生，这是他以后著述多产的部分原因。

1920年5月，罗素以非正式成员身份随工党代表团访问苏维埃俄国，考察布尔什维克政府的工作。他对列宁朴素可亲的形象留下深刻印象，但他对苏俄政府的统治感到失望。他的看法在《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一书得到阐述。同年8月，罗素应邀到中国讲学。他对古老悠久的中国文化极为敬佩，对中国人的教养和幽默感十分欣赏。1921年罗素回到英国，与多拉·布莱克结婚。他们婚后生有一男一女。父亲角色使他对教育感兴趣，和妻子一道创立一所实验学校。在罗素看来，这所学校并不成功，而且运转费用昂贵，使他有必要到美国讲学，筹集钱款。1932年，他与多拉离婚，不再参与学校事务，多拉自己继续经营，直到1943年。

从1920年代到1930年代，罗素撰写了大量有关俄国、中国、相对论、历史、教育、性道德、国际关系、宗教和未来社会的著作，其中较重要的有：《心的分析》（1921）、《论教育，尤其是幼儿教育》（1926）、《物的分析》（1927）、《哲学大纲》（1927）、《怀疑论文集》（1928）、《道德与婚姻》（1929）、《教育与社会秩序》（1932）、《自由和组织》（1934年）、《宗教和科学》（1935）、《权力：一个新的社会分析》



(1938)。尽管这个活动中的许多部分是为了挣钱维持生计，但罗素仍然是进步事业的孜孜不倦的支持者。到1930年代中期，由于厌倦这种不稳定的生活和需要支撑两个家庭（他于1936年第三次结婚，他的第三个孩子于1937年出生），他希望重归大学生活。这并不容易，因为大学职位稀缺，而罗素又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1938年，他在牛津大学讲演，然后在芝加哥大学和洛杉矶加州大学获得访问职位，最后纽约市立学院给他提供了一个永久职位。当然，这个聘任引起纽约天主教社团的反对，该任命在一个著名的法庭诉讼中被推翻。幸好，哈佛大学仍然坚持原来的邀请，让罗素去作詹姆斯讲座的演讲，为期一年，演讲稿于1940年以《意义和真理的探究》为书名出版。

由于保守势力猖獗，罗素的其他讲学和旅行讲演计划纷纷告吹，各家报纸也不敢向他约稿，这使罗素差不多完全失去维持生计的手段，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此时，费城的百万富翁巴恩斯博士把罗素从困境中解救出来，邀请罗素在费城的巴恩斯艺术基金会讲授西方哲学史（为期5年）。尽管巴恩斯于1942年解雇了罗素，但他永远解决了罗素的财务问题，因为罗素不仅得到数目可观的违约金，而且他给巴恩斯基金会提供的讲演成为他获得巨大成功的《西方哲学史》（1945）的基础。

1944年，罗素回到英国，继续三一学院的研究员职位，